

綱鑑擇語

陸

唐五代

蘊

珊

肅宗

上卽位於靈武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

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普闕而坐

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擊於有司上特原

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哀命西歸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元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

子爲布衣交楊國忠惡之春徙蕲谿春後隱居潁陽

上自馬嵬遣使召之謁見于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

寢則對榻如爲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

唐復與自李泌此

別所謂布衣也

是神童也

文故力一代名臣也

不友也

上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雍金河南關尉尉城縣

賊將合狐潮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

由中久矢不動  
其之將勸不降同  
必有其重有其臣  
亂留為春

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

被以黑衣夜縋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

破敵也

後復夜縋人賊笑而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

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巡

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

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

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

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

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

身死一雷海清  
有如此肝胆  
重家不如此  
之廿印士

安祿山宴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眾樂梨園子弟往往

歎悲泣氣喘而抽息也

抽息也

歔歔泣下

賊皆露刀眦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踞

樂器於地

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

支解以刀踞分人胠骨

上與李泌出行社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

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

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上笑曰

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爲侍謀軍國元

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

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

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

碧池在西安府城東

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

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

上遽從之建寧王倓泣於廊下上驚問之對曰臣比

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

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上又謂泌曰良娣上皇

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

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

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良娣由是惡泌及倓

上嘗從容與李泌語及李林甫欲敕諸將克長安日發

生事不當以得而

乃良娣是也

而思俗主此

子皆以色致

色之迷人之不

死

利

利

利

利

利

利

利

利

利

唐德尚存故  
天假以李璣兒  
別居親之際也  
有難言之事  
矣

韋妃兄堅李林甫誣敗之太子表請與妃離昏事在天寶五年

其家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宏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皆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奈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此？願以上皇春秋高，陛下此敕必以為用韋妃之故。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也。言未畢，上流涕被面，曰：朕不及此。

史思明擒張興，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

興之言史與明  
其言而末也  
之真不愧其  
由貴一言之報  
之民世之千古  
名者史也每  
仙法受此言物

死。思。明。曰。誠。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  
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靈。大。丈。夫。不。能。  
剪。除。凶。逆。乃。北。面。爲。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  
貴。耳。譬。如。燕。巢。於。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  
爲。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鋸。殺。之。罵。不。絕。口。  
以。至。於。死。

上問李泌。今敵強如此。何時事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  
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

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

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并○陘○郭○子○儀○自○馮○朔○入○

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

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獨○承○慶○耳○願

兩京西京長安東京洛陽

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

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

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當○以○逸○待○勞○賊

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遠○路○來○春○復○命

名倭

佐也

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黯○北○出○與○光○弼○南○北○特

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

沈料大分如坊  
寧安得六  
情唐父子不

其欲善也唯  
仁必有先克  
禍亂自內生  
公矣

其父亡國於婦人  
子強之長是  
有二後車仍不  
也惜哉吾子  
無為至此已極

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建寧王倓謂李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

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為言泌

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置之倓不從

上聽李輔國張良娣之譖賜建寧王倓死於是廣平王

倓內懼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

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

賊將尹子奇圍睢陽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踞若將

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臣負其所責

職府也

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  
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  
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  
剡也劉蘆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  
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

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

告身者錄注之府也

特進官名

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有至開府特進異姓王者諸  
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  
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

唐經國公多  
名苦澁於此

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亂至是而極焉

上嘗使僧數百人爲道場於內張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

上就李泌飲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閒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慮今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

初帝自武陵至

鳳翔各路兵皆

貪泌勸帝屯塞

東北取范陽旨

朕切於晨昏之

恋不能待此决

天

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

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朕而辦殺卿邪對曰陛下

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且殺臣

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卿暗日待臣如此臣

於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

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

名倭

曰建寧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

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

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

其處之不易  
是姓居良平  
視者無逆母  
猶不容天下  
之愛和也抗  
者乎叔曰君  
不忘於武代事  
而章李夏  
婦人當权的  
天子之不信也

李賢之  
瓜

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  
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  
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  
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  
長曰太子宏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次  
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  
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  
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  
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

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侯將發此議之

賊將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

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則必乘勝長驅

是無江淮也且我眾飢羸音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

侯尚相救恤况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滌草茶

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鼠雀又盡巡出愛妾殺

以食時城中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

親也今之人于古  
泣血兮天下  
誰是長愛國者

一人皆擲程其

肝以救國傷其

民四十五

代睢陽千古

人感唐一人

睢陽不救知

唐之方伯是

與不救駭駕

明矣

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

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

曹隆也

執子奇問巡曰聞君每戰皆鎗裂齒碎何也巡曰吾

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視之所餘纔三

四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巡且死顏

色不亂生致許遠於洛陽張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

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

虜戰雲合烏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

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

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  
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

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

友人李翰爲之作傳表上之曰巡以寡擊衆以弱制

強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固守

者以待諸軍之救也救不至而食盡既盡而及人豈

其素志哉設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捐數百人

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眾議由

是始息

有以阮忠罪人  
者大奇事

天下多混黃安

有以管人為計而  
自托修死以執

則者若人之皆以  
此為心也史記

或為